

泪水如线声声叹，一纸忏悔化青烟。枯柳甩絮春不老，霜露无锋若利剑。
男女重阳高山饮，善恶笑谈深深现。点点滴滴说褒贬，红泪长流在人间。

红泪

下

杜书卿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

红 泪

①下

杜书卿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【下部】

卷三 厚德光物

第八十一回	借东风素梅助儿	索银灯源远解困	/ 499
第八十二回	枣树屋小叔惠嫂	槐荫堂老夫献书	/ 504
第八十三回	留埋怨母子错意	论是非姑侄翻脸	/ 510
第八十四回	陈秋香闻癌失明	桃娘子贪财得趣	/ 515
第八十五回	殍村民朝东狂欢	送银灯花月美言	/ 519
第八十六回	老坟岗月妹引路	大石桥怪医判病	/ 526
第八十七回	秋香黑心害梁萍	源远红线系兰花	/ 533
第八十八回	遭耻笑秋香撒野	寻出路尚云攀亲	/ 540
第八十九回	卤食店高山托信	将军楼元香转运	/ 544
第九十回	惠芳卜卦秋叶落	云贞论命春风吹	/ 550
第九十一回	吴守志幸运复职	李长奎晦气失子	/ 555
第九十二回	花嫂夸技将军楼	专员题词四季春	/ 563
第九十三回	肉店说世情政情	关庙论人治文治	/ 568
第九十四回	昧巨款小屋失火	看大戏幼孙丧命	/ 576
第九十五回	大乾病哭哭笑笑	花月茶晕晕腾腾	/ 584
第九十六回	旧宅赌彻夜连明	新居咒指天画地	/ 589

第九十七回	小花蛇梁上惊梦	大弟妹灯下坐怀	/ 594
第九十八回	骂夫郎花月作态	兑美元刁妇设套	/ 600
第九十九回	假换真无声无息	实证虚有凭有据	/ 609
第一〇〇回	悲后事沉湎旧情	鉴前辙浮泛新春	/ 618
第一〇一回	朱瘸子土屋理账	周老汉花厅品茶	/ 623
第一〇二回	兰草入主秋风巷	聪妮退居批发场	/ 634
第一〇三回	戏妻妹建财飞车	骂儿媳大乾丧命	/ 643
第一〇四回	素梅隐语感花云	玉霜直言揭小栓	/ 650
第一〇五回	老局长抱病守贫	旧相知出资救难	/ 657
第一〇六回	主婚宴专员遭辱	洗罪过野僧亮尸	/ 660
第一〇七回	情外情端阳送情	谋中谋李嫂筹谋	/ 666
第一〇八回	虎玲筹划大经营	花嫂贪念高职位	/ 676
第一〇九回	蔑强权奇山种桃	感热线莲英拢情	/ 681
第一一〇回	猜灯谜皱眉百思	解难题回头一言	/ 686

卷四 文照心城

第一一一回	攀权势老嫂出邪	燃旧情小姑进城	/ 693
第一一二回	嗔奸情素梅送客	通机关源远托信	/ 698
第一一三回	邛岭种果师生恋	山穴开店客主筹	/ 705
第一一四回	法外法云贞说法	病中病长奎查病	/ 713
第一一五回	情人会瞻前顾后	邛岭行说东道西	/ 719
第一一六回	闯世界壮壮落魄	吃宴席尚云唆奸	/ 725
第一一七回	观云望月秋香泪	倚势寻权云贞心	/ 737
第一一八回	白云姑鉴貌论人	陈云贞含泪焚书	/ 741
第一一九回	千金泪儿媳锁眉	万元宴婆母开怀	/ 748
第一二〇回	进厂加薪饵诱人	退步抽身针刺心	/ 754
第一二一回	李明道怀私查案	朱金泉倨傲逞强	/ 759
第一二二回	兰草寄情伊洛园	惠芳抒怀四季春	/ 763
第一二三回	论文直说柳丛会	挥毫暗贬青春滥	/ 770
第一二四回	二戏手一路挑情	五寡妇百家承欢	/ 775
第一二五回	天仙岭长歌当哭	柿树坡短聚谋戏	/ 779
第一二六回	朝东有感黄桥祭	云贞不忘焚麦恨	/ 784

第一二七回	竞村长舍私济公	修史志抑恶扬善	/ 791
第一二八回	小狂徒杀赌奸妇	朱堂红服毒投河	/ 796
第一二九回	戏对戏救危难	求相求求取姻缘	/ 800
第一三〇回	吃春药建财丧命	贪龙穴虎玲破财	/ 804
第一三一回	祸南寨奇巧使邪	辩北宅紫艳出招	/ 808
第一三二回	云贞提议高山饮	朝东领唱重阳颂	/ 817
第一三三回	刘赖赖图财害命	宋珍珍酬梦烧钱	/ 822
第一三四回	花花赌气刎南山	芳芳诱酒杀鬼子	/ 825
第一三五回	贺兰草借口骂人	陈秋香妒梁荐妹	/ 829
第一三六回	司机演说伊洛道	孤女感悟渭城曲	/ 834
第一三七回	捐体已煞费苦心	赠书画极尽诚意	/ 843
第一三八回	褒贬分明大事记	善恶昭彰小人录	/ 847
第一三九回	花雨保官求义母	云贞除恶授密计	/ 851
第一四〇回	肮脏钱贿赂上司	绝命话恳求小叔	/ 855
第一四一回	话保身素梅说贪	判笑脸源远流侃	/ 859
第一四二回	五更天源远拒乱	三医院花月化验	/ 864
第一四三回	花县长将计就计	俏司机以才服才	/ 867
第一四四回	刘瑞祥无奈认错	朱源远有线纠贪	/ 872
第一四五回	精明理财妻做夫	清醒饮酒叔劝嫂	/ 876
第一四六回	贪中贪因贪丢官	情里情以情得书	/ 886
第一四七回	梧桐雨花月飞尸	槐荫堂秀才落笔	/ 892

了变调嗓音：“啊—啊—啊”叫起来，发疯似的狂跳。女子“啊”一声，瘫软在地，他扑上身去……

三元回到家中，把杀何富得到的现大洋全数送到凤梅手里，自己只留工钱做零花，谎说自己走夜路发了财，不许娘说出去。凤梅欣喜若狂，搂他亲他，给他做好吃的，又烧热水给他洗脸洗身子。

睡下后，他竟在床上翻饼子，回味荒坟里跟女人做事的滋味，愣着俩眼，直看屋顶，越想越兴奋，咋也睡不着。

三更后，娘端灯推门进去，跟他睡到了一处，让他趴身上折腾，然后说实话。娘也说了实话：他是娘半道上捡来的孩子。

后来，他听了娘的话，耍心眼娶上了秀娟……

想罢五十年前的往事，三元羞愧难当，当晚跑回落日岭陪老娘，没想老娘早已瘫痪不认人，满床拉屎拉尿。一下令他心烦意乱。他血压高到一百八九，时时受心脏病折磨，想想此生此世，再活也没有多大意义。一旦被陈云贞抓住不放，还是死路一条，他想到了死，但又怕留尸招惹更多麻烦，突然冒出个怪想法：服下一把安眠药，游水到黄河中间的浅滩上，竟一梦睡去！也没人管，任河水泛滥卷了去！

第一二九回 戏对戏戏救危难 求相求求取姻缘

学成买下烟雨楼之后,投资装修,改换门面,另雇七八个年轻女子,工钱不多,成本不高,学成让花月把酒菜饮料价格降了些,吃客多,利润多,烟雨楼沸沸扬扬再度红火起来。

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,此事搅得虎玲昼夜不安,思来想去,她定了主意:让妹子嫁玉谦,一了欠账,二了挂心。

没有退路之人,往往绝渡逢舟,玉谦走广州,学了车辆修理。他聪明,舍得花力气,三四年下来,积蓄三十多万。但随着年岁的增长,他渐觉体力不支,更兼无家无妻无子,难免空旷失落。又因南边风流场上的女子多为千百人过了手的老皮囊,矮小黑瘦,高颧羊目,鸟语猴腔,言语障碍多多,性情迥异难通,生不出多大兴趣,与之来往空耗财力不说,还担心沾染花病,害了自身,断了家脉。思来想去,无味无聊。羊城虽云乐,不如早还乡,他觉故园可亲,穷家难丢,于是离粤返乡。

回乡后,见他阔气大方,人们另眼相看,浪货寡妇再去搭讪贴近,他都善意应对,不与胡来。女人对他不仅不冷,反倒说媒与之攀亲:东风过岭不言声,春色留在人心中。浪妇改邪归正,也是另有原因——怕劣行收进《古楼善恶录》。

玉谦办了营业执照,在洛堤上批地盖房,一个不小的摩托车修理铺建成,外甥当帮手,自己带着干起来。

技高人胆大,经玉谦修过的摩托车,质量百分百过硬,不到半年,各种牌子的车都能修。还开了配件店,直接从广州进货,成本低,利润可观。停他门前的,无车不有:轿车,摩托车,面的,中巴,大巴,小客,大货,凡车都修,生意一天天火爆。手上钱多精神

爽，花在故乡有力量！

海玲人老珠黄，徐娘半老，脸上虽有几分颜色，但也是个三十八九岁的女人了，到底不似当年那般艳丽鲜活。没换上真眼，只好装了假眼球，猛看无损大雅，细看凝固无神，只好配了副茶色眼镜，饰丑为美，亦谐亦庄。

六月初八，古楼庙会。戏班排了几场传统剧，头场演了《藏舟》。夜里虎玲问海玲：“知道客串田玉川那人是谁吗？”海玲说：“不是修理铺的玉谦么，早知道。”虎玲一动，觉得海玲嫁玉谦有门儿，但又怕委屈她，留话柄遭埋怨，便想把话挑明，道：“别看玉谦上台都演正角，下台可是花里胡哨，桃花戏没少唱。”海玲说：“姐没文化，缺少审美眼光！凡是搞艺术的，都有那方面的爱好；人可爱，处处有人爱。哪像乡下的男人女人，闷头闷脑的，表面人五人六，暗里钻树窝拱麦秸垛学赖。”虎玲脸上热，问：“你觉玉谦那样好？”她说：“当然好，现在都是艺术家吃香！”虎玲说：“不错，这些天不少人给他说媒呢！”她嗯了声，瞪眼问：“都是二茬子吧？”虎玲说：“老男人，谁家大闺女嫁他？”她撇嘴说：“这社会只要有钱，六十岁老汉找十八岁大闺女不稀罕！金钱社会，钱是基本点。我看玉谦非找大闺女不行！”虎玲说：“说不定。前天媒人找我，想把你介绍给玉谦。”她问：“你咋说？”虎玲说：“我嫌他名声不好，答应了怕落你埋怨，让媒人过几天再说。”她着急生气，道：“过几天黄花菜凉了！我的姐呀，你咋这么糊涂！”虎玲说：“十媒九骗，只要能捞钱，他们可不管你一辈子委屈。”她叹气说：“姐，该花的钱不花咋行？你就是小家子见识！小钱不花，啥时候能抓大钱？真死板！”虎玲说：“你才死板呢！现在的社会，风行女攀男，想嫁有钱人，女方非去贴近不行。想嫁玉谦，你得去套近乎。”“嗯？”她红脸说，“看来姐比我在行，我脑子不灵活。”

其实，媒人并未上门，虎玲不过探她口气而已。

月是十六圆，这晚玉谦在门外柳树下靠椅上拉弦唱小曲：

谯楼上打四梆，霜露寒又凉，为什么今夜晚夜真长？为您的婚姻事呀，我红娘跑断肠……叫一声老夫人呀……

听后，海玲黯然神伤，叹自己的婚姻。听玉谦清脆的嗓音，脱口赞道：“太好了，太美了！”玉谦笑笑，为她让座：“你笑老哥，我是阴阳腔。没你唱得好。来，这儿有现成的二胡，老哥给你伴奏，唱一段，让我开开眼？”她嘿嘿笑两声，说：“啥时候你见我唱过？”玉谦说：“你是真人不露相，你好腔口四乡八村难找。”她瞪眼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玉谦说：“有缘有心，老天自然就给机会。你出了车祸，我替你伤心半年。那年秋天夜里，你哭着上药岭，边哭边唱，叫人心疼。”她吃惊地问：“跟上岭去的是你？”玉谦说：“你上药岭，我看架势不对，就跟在后边。”她问：“跟我干啥？”玉谦说：“怕你转不过弯来，出差错

啊。快到山顶时候,你放声唱起来,那声音镇住了小鸟,风停云住,星星不眨眼,月亮也拱云彩窝了,那是怕听你哭呀!海玲,你那唱词现在还在我耳边回响呢!”她问:“你还记着?”玉谦轻轻哼了起来:

天呀天,你为何生我在山里边?命呀命,你为何叫我遭不幸?鲜花偏遭严霜打,春风无情似秋风!正是花开好时节呀,你狂风暴雨来势汹!人废心伤无处走哇,我不如狠心跳崖求干净!今生没有好命运,短命寻死再托生……

玉谦说:“听着听着,我便管不住自己,泪水流到嘴里,尝到了苦滋味,想想自己早没了爹娘,老大孤独,无人瞧起,四十多岁了还没个着落,真想跟你一道去死!看你走到了悬崖边上,我猛地清醒:不能看你跳崖不救,更不能跟你去死。于是也放声唱了起来,想打动你,让你悬崖勒马,清醒回头。别人都能好好活着,咱们为啥要死?寄托来生,那是欺骗自己,愚昧无能加荒唐啊!”她连声叹息,由不得再哭一回,道:“不是你那段唱词,我不知道死哪儿去了!”玉谦点头说:“我想以苦对苦,以戏对戏,弄不准能产生奇效。”她感激地说:“您是俺救命恩人,一辈子不忘。”玉谦问:“还记得我那几句唱词吗?”她说:“不是那段唱词,我活不到今天。”说罢,正下面容,目视前方,轻轻唱了起来:

苍天不绝人,何必自找亡?人生莫道多不幸啊,严冬过后见春光。耐下心来忍苦痛,灾难挨过是福祥。天涯芳草处处有哇,二度鲜艳更芬芳!人生虽求甜和美,不经苦难不正常。无风无浪,心里空荡荡!前程坎坷追求多,佛祖真经心中藏,八十一难不为难呀,笑看远方,青山路更长!

唱完她露出笑容,说:“玉谦哥,这会儿看看,人的生命确实像你说。我看,现在谁都没有你的日子舒心。唉,但也有美中不足呀。”玉谦点头说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人生有点缺陷不怕,我倒觉得追求太圆满不好。算命先生说:不求上上运,但求平平婚。人都求安稳,但哪个不去风里雨里奔波!不奔波,吃喝穿戴从哪儿来?不奋斗不行啊!”她点头说:“您的见解不一般,跟你一起心里不空。您救了我,不知咋样报答?”玉谦说:“有共同语言,常在一起说说话不是挺好吗?说啥报答。”她说:“你总不能老一个人吧,没个女人管家咋行?”玉谦说:“实话告诉你,我早就找好喽!”她嗯一声,瞪眼问:“哪村的?”玉谦说:“您村的,今年三十八岁。”她撮起小嘴,眼角撩起两撇鱼尾,低声问:“我这样的人你能看得上?”玉谦说:“我哪敢找你,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我找骂吗?”她脸上烧,问:“我要是不骂呢?”玉谦瞪眼问:“这是真心话?”她说:“没嫁人的女人,不会拿自己跟人开心。”玉谦说:“你要愿意,我就向你求婚。”她点头说:

“越快越好，我姐早就嫌我了。”玉谦问：“你姐答应？”她说：“我的事，不要她管。”玉谦拉住她，说：“海玲，外边太热，咱们到屋里说话……”

次日，玉谦向虎玲托媒，三天后就跟海玲到乡里打了结婚证，六月十六举办了婚礼。新婚之夜，却不见闹房人，原因不言自明：一对新夫妻，两个旧家伙，老调重弹而已。

第一三〇回 吃春药建财丧命 贪龙穴虎玲破财

海玲嫁了玉谦，虎玲有利可图，跟玉谦说话，常见颐指气使。玉谦不高兴，也不多说，心想女人都这德行，没必要答理。岂料玉谦外甥不乐意，提出回家另开门面，玉谦只得好言相劝，给了十万，要外甥回村娶媳妇另干修理。

外甥一走，玉谦便让培丽站柜台照看门面，应酬销售车辆零配件之事，月工资也开她三百四百。虎玲则贪念玉谦那来钱技术，让建财去帮忙，顶玉谦外甥那缺口，要他好好跟玉谦学技术，说：“啥时候靠别人都不行，技术必须自家有，钱财还得个人挣。玉谦跟海玲岁数差太多，万一他们闹个啥事，婚姻破败亲戚散，老账新账堆成山，到时拿啥应付？”建财满不在乎，说：“老往坏处想，那就天天坏。”虎玲说：“那也不能仰球晒蛋，懒懒散散屁事不干！”于是，建财就去跟玉谦学手艺，一心一意，整天钻车底下拆卸装修，跟干自留地样，从不惜力，满身油污，眉眼不分。虎玲嫌脏，让他住修理铺，吃饭干活不离铺。干啥凭啥，凭啥吃啥，无形中不少肮脏油污进肚子，咳嗽放屁拉屎尿尿打喷嚏扯呼噜排出的全是一个味——油臭气。但有失有得，半年过去，建财掌握不少技能，自行车玩具车架子车三轮车电瓶车残疾人的手摇车，样样都能拆卸装修。玉谦看他老实肯干，不比外甥差，月工资就给他开八百到一千，那报酬，令村人眼气流哈喇子。

在修理铺睡觉时候长了，建财心里不安，老想小姨子。正好这几天玉谦上广州订货，便欲夜晚上门求好事。这晚干到零点，一身汗腥气，想到门外河里洗个澡，回头再钻海玲被窝。

脱光身下到河里，干干净净温温腾腾洗澡，拿香皂搓了头脸身子，油污不复存在。月明照到河岸上，朦胧若醉，他仰摆身子躺沙滩上眯眼睛看月亮放松。

一斜眼，靠岸柳絮下水里有个女人在偷偷洗澡，并探头看他。他猛地坐起，往女人跟前走，女人抓衣服潜入柳丛，他追过去，按倒在地，女人将其死死搂住。一看是后寨张嫂。张嫂男人成年在外，俩闺女出嫁，剩她一人寂寞难耐，常在天黑后下河洗澡偷看男人。看张嫂忽闪闪一身肥肉，他兴致大减。张嫂说：“别着急，这回不行等下回，明儿黄昏再来，我还在河边等你。”他点点头，穿衣回修理铺。

回修理铺，看海玲还亮着灯，他推门进去。海玲说：“学修车大半年了，这会儿才想起我？”他尴尬地说：“上次出事以后，心里老不美气，我害了你。”海玲说：“不怪你，怪我太贪你五哥那点权势。唉，前后一折腾，这会儿才明白命是咋回事了——太势利太虚荣的人，最后非吃苦果不行！都是个人的命啊！”他说：“不过，玉谦待你还是不错。”海玲说：“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成天出去哄女人，他能对我多好？完了，这辈子啥都没了！”他安慰说：“人活着，只要有吃有喝，就算个不错的动物了。至于名呀利呀儿呀孙呀的，都是狗臭屁，蹬腿闭眼了谁理视！妹子，别想太多，想太多不现实。”海玲点头说：“跟玉谦没意思。跟你好后，这心里老放不下。来，再耍一回吧，跟你在一起踏实。”他说：“自打出事以后，体力下降，这东西跟不上劲儿了，成天不用，用一回还不听话——跟五类分子样，成天耷拉着头。”海玲说：“去，把抽屉里的药吃一包，要不了十分钟，叫你肉头变钢棍！”他欣喜若狂，过去拉开抽屉，里边有春药，撕一包喝下。没多大会儿，身上燥热，下边硬棒，与海玲做到一起。

泄身子不久，他喊叫胸痛，呼吸时肺如刀割，疼得满头大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大喊大叫！海玲到门口招手打的，送他到县医院，因虎玲走光明镇帮姐姐嫁女儿，几天不在家，海玲只好坐医院照看。化验后说是急性中毒，不得不大剂量输液打针消毒。没想几小时过去，建财死了！

保身千辛万苦，亡命眨眼一瞬。他死而不知：那是玉谦怕海玲与外边男人有私，出门时在春药里加了毒药！

建财死后，虎玲滴泪不见，神志清醒，平静如常：找先生看风水，请木匠打棺材，雇小伙打墓，样样都在掌握之中，处置若轻车熟路，条理能一丝不乱。但也有糊涂的地方——迷信风水先生点龙凤穴。娘家爹说：“这些年你们运气不好，都怨你公公的坟埋得不是地方。你三叔占了好风水，人家儿子连升三级，气脉越来越旺。南山有个崔文，点龙凤穴那是一绝，多少人都掏大价钱请呢，你应该把他请上。”她点头答应。

虎玲请崔文，不想多掏一分钱，只是表面敷衍，端茶递烟给美绵，小嘴似蜜甜。说崔文：“崔先生，给俺孩子她爸选个好穴位吧？”崔文扫她一眼，那略带忧伤的眉眼正自斜他，桃色风流不言自露，暗含一丝淫情。他看风水认真，但不如看人真切，谄熟女人的眼神性情：斜眼看人，定是刁钻之性；恭维言谈，必存贪念；媚眼暗翻，非媚即贱，此女人，贪馋淫邪之心实所难免！口而不言，神情多变，内心定起波澜；挤眉眨眼，定是黑心

怪谋催变！看了虎玲言谈举止，他思绪翻飞：无缘无故的，没有所求，为啥频频飞眼斜人，两腮泛红？定是风月场上的妖冶情种。相书云：羊目直视，主性不仁；桃眼暗红，风流在心；柳叶眉，桃花眼，暗里必定勾夫男。此女人，不坑人即害人。再看虎玲，蓝裙抖水，两腿展玉，他心旌晃动，点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虎玲指指德欣坟墓的左上角，问：“崔先生，把俺男人埋那儿行不行？”“嗯？”崔文脸色大变，缓下神说，“行，这地方最好。不过嘛，有些犯上，伦理上不太合。”她歪身子扛下崔文，肉囊囊的肩膀贴到了崔文怀里，说：“啥叫伦理？俺不懂。”崔文说：“男女串房，上下不分，公公媳妇哥嫂弟妹暧昧相处，这都叫违背伦理道德。”她睥睨一眼，道：“这事哪家没有，荒山野岭谁在乎？”崔文说：“点这穴，有大利，但也有害，首先对主家不好。”虎玲说：“您点吧，俺不怕。”

因崔文把穴位点到了德欣坟墓的左上首，悖逆之事，大理不合，定会招惹诸多麻烦。虎玲觉得埋人宜快不宜迟，于是找了三个壮小伙挖墓，四个木匠打棺。二天天黑，已见三长两短拼接，棺材成型；墓穴大体挖好，翌日即可埋葬建财。她又找了油匠，连夜漆棺。

事情办妥，虎玲稍安。但再想崔文之言，又觉不宁。

一更殆尽，残月无力，照在南边的窗台上，秋风撩动她深深的哀怨，说不出多么无奈无力，凄惨悲凉。因劳累过度，身上疲惫，她光身罩裙，出大门上河堤吹风。到堤上，不见一丝风儿，反觉闷热潮湿。抬头看，南天雷鸣电闪，浓云北移，她啊一声，歪倒在地，要命的事顿袭心头！

回家进房，歪倒在床，耳边响起风声，乍想起那句“雨打墓，辈辈富；雨打灵，辈辈穷”的话来，心里愈发不安。于是便盼老天开脸，快快放晴！想着想着，打起盹儿来。

睁眼一看，残月照窗，心里道：“没下雨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忽听大门咚一声，有人闯进院里，大声号叫：“死人啦！死人啦！墓塌啦！墓塌啦！”之后便是呜呜呜大哭，抓肚挖五脏，极其吓人。她霍一下坐起，心里咚咚咚敲鼓，没待迷瞪过来，睡房就被砰砰砰砸响，“婶子！婶子！墓塌了！墓塌了啊！”声若乱刀砍人，吓她一身麻星子。

拉开一看，来者是挖墓小伙刘云良。她粗喘大气，头上发麻，不知另外两个挖墓的小伙如今何在，问云良：“山明和宽献呢？他们在哪儿？”云良一屁股蹲她面前，抱头大哭，嘴里呜里哇啦说着：“埋进去了，埋进去了，都埋进去了！婶子，活不成了，活不成了啊！”说罢两手拍地，号啕大哭。她两腿发软，侧棱身子，一屁股歪到大椅上，肩头衬衣滑落，上身完全赤裸，不算肥大却不算小的白奶子松垮垮耷拉着，她管不了许多，腾一下站起，扯声儿大喊：“再不哭了！哭有啥用？快说说咋回事，得赶紧救人！”云良止哭抹泪，无奈摇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婶子，不中了，不中了，救不成了，陷成河了！”

崔文为建财点的穴位是片低洼地，当年做大寨田时挖土挖得多了些，地势偏低，低

出两侧二三尺，是家坟的聚水处，原本是死穴位置。崔文见虎玲歪心，故意说是龙穴，心想你歪我歪，叫你不得好报！地势低，下雨自然聚水。墓洞挖好，偏遇大雨。仨小伙见状，钻墓穴，抽烟闲谰说大话，最后大睡。不想雨水越积越多，久渗土软，墓顶滴水，云良出外观看，刚刚走出，便听一声水响，墓顶一片汪洋……

虎玲又一次遭难破财，赔钱四万，山明和宽献爹妈各分两万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第一三一回 祸南寨奇巧使邪 辩北宅紫艳出招

不久,天晴水尽,虎玲又在原位上挖坑,葬了建财。

没过几天,花月和奇巧上家找事,奇巧说建财的坟埋的位置不对,抢占穴位,断她一门风水。虎玲吊脸说:“我连个儿子都没有,哪管他风水不风水!”奇巧说:“建财的墓要挪地方,不能坏了规矩,乱了风水,让先人在地下不安宁。”虎玲一改忧伤神情,狠狠地说:“你见哪家刚埋了又再移地方的?这是你家规矩?”奇巧吊脸骂道:“口头上绵羊,心里边豺狼,这下露了本相!我问你,你见哪家儿子坐老子头上?”虎玲瞋目而问:“多年来你少往三婶头上坐了?”奇巧瞪眼无言,脸上发青,骂道:“二娘咋么死的?二伯咋么死的?小心我去告你!”虎玲头皮发麻,五爪抓心,恨得咬牙切齿,极想巴掌扇人,但猛然想起了什么,觉得不能顺着奇巧的话朝下辩,那样会让奇巧牵住鼻子,要从另一面激奇巧,于是擦把眼泪说:“你有啥了不起呀,狗仗人势的东西,没有五哥你试试,看谁认你个地主羔子!别当五哥喜欢你!”奇巧拍屁股骂人:“他不喜欢我,是因为有你这狐狸精!我不会到他跟前浪摆,不会手拉手喊哥,不会跑几百里巴结,送货上门!”虎玲说:“有本事你也浪嘛!你也送货上门嘛!”奇巧说:“你长得漂亮,有本事你跟他睡一觉!”虎玲不痛不痒冷不丁一句:“我怕叫推下床摔死!”

奇巧头上轰隆隆一阵儿响,狠狠瞪了花月一眼,转身走出门去,她万万没有想到,当年源远把她推下床去的丑事叫花月传到了虎玲耳朵里。

见奇巧出去,花月埋怨虎玲:“你咋是这号人?跟你说句话,咋能把我卖了?”虎玲说:“你给她把门,她给你可不把门,你在月院里扯被窝逗小叔,跟四叔胡来,哪一样奇巧没有对我说?家丑不可外扬,屏风后头的挑逗,月明地里磨道圈里的不规矩,妯娌们

知道也就罢了，想不到她敢往外一锅端！再给她留面子，我看她要上天了！”花月瞪眼问：“她对外人也说我？”虎玲道：“你当她不敢？人家外边都说：没看出，花月敢在大门里头挑小的逗老的噢？”花月窘脸不言。

虎玲一箭双雕，轻轻松松打发了奇巧花月。看花月前脚出门，她呸一口唾沫，吐到花月脚后跟上，一语双关骂道：“臭鞋烂袜子——恶心！”花月眼珠子翻转，听出虎玲骂奇巧臭鞋骂她烂袜子，但人家没点名，她有话干气说不出。然而她又不甘心，眼睛一转，同样撂句一语双关的话：“我这人也不好惹，她小聪明不要跟我耍，哼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出虎玲家，花月转身找奇巧。见了面，俩人脸红脖子粗干仗，你骂娘我骂奶，你骂婊子不要脸，我骂贱货不值钱！忽见奇巧皱眉缓神儿，瞪眼说：“三嫂，别吵了，咱狗咬狗——上当了。”“嗯？”花月回过神来，翻眼道，“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哩？小浪货真赖，一计害俩人！”她冷冷地说：“她怕是没想到，咱也有脑子。”花月问：“你啥意思？”她说：“她一计害俩人，咱不会俩人害一家？”花月问：“咋叫俩人害一家？”她说：“塌坟以后，云良两腿发软，走不成路，连着住了五六天医院，刚出院。”花月问：“那跟咱啥关系？”奇巧说：“没关系谁说？关系大着呢！我想让云良娘替咱出这口怨气！咱们去找张媒婆，让她把培丽介绍给云良当老婆。”花月嗯了声，道：“放狗屁！云良愣头愣脑的，跟个剩蛋样，培丽能把他看上？”奇巧说：“培丽是穷嫌富不爱，她看上的，人家看不上她，你当她是谁？哼！早就不是大闺女了。”花月瞪眼问：“你越说越吓人了，培丽跟谁？”奇巧说：“建财生病送医院的前几天，虎玲到光明镇帮姐嫁闺女，你知道夜里她跟谁睡？她跟玉谦！”

花月正跟奇巧一声高一声低说着，忽听源水叫着吃饭。奇巧说：“三嫂，咱吃扁食，前晌源水到南街割了几斤大肉，又去河滩菜地拔了五六个萝卜，全都炸成馅了。”花月说：“好些天没吃大肉萝卜饺子了，这会儿还真馋。”奇巧说：“老女人都馋大肉大萝卜，大闺女还有不馋的？”花月说：“这会儿的大闺女，不知道啥叫脸。依我看，培丽跟玉谦干那事，未必都怪人家玉谦。”奇巧说：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干那事说不上怪谁不怪谁。这样吧，咱兵分两路，这边我去找云良娘，先给她吹吹风，让她心里有个准备。你嘛，明个去找张媒婆，把培丽的情况跟她说说，让她帮帮忙。至于细节嘛，我想三嫂比我编得圆。”花月有些迟疑，道：“你浪货不是东西，想点子害人，连自家都不放过，咋说培丽也是咱家闺女吧，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奇巧说：“行了！她害你三叔，烧房子，这会儿又断了咱们这一门的风水，她哪点好？”花月说：“虎玲确实有些哑巴奸，办事不留后路，看一寸丢八丈。”奇巧从身上掏出五十块钱递她手上说：“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，现在我去找云良娘，你拿钱去找张媒婆。”花月说：“话大手小，你五十块钱还想打狼？”奇巧说：“三嫂总不能一分不出吧？我出五十，你也得出五十，合起来一百，打发张媒婆够了。”

花月哼哼一笑，心想我不但一分不出，还要吃了你这五十——我这叫梦见屎发财，不叫钱自来。

奇巧见花月离开，立马换穿戴抹脸面上南寨找云良娘。

云良进医院治疗之后，渐渐恢复正常，下地走路双腿不再发软，医生说针还要打，药不能断，半年后才能好彻底。经人说和，虎玲赔两千元给云良家，从此谁不染谁。云良娘觉得自家有惊无险，别家死儿子，自家惊一场，得两千赔偿，也算意外发财，因祸得福。

见奇巧提糕点拿水果，云良娘眉开眼笑，说：“他姨花啥钱，云良没事了，药也不吃了。”奇巧嗯一声，两根半截眉聚到一处，像两团黑煤堆，说：“嫂子到外边可不能这么说，你想，虎玲是吃秤砣闹铁疙瘩的货，要是听说云良好了，她能甘心赔你那两千块？”云良娘噢了声，脸色立变，道：“对，你看我这死脑筋，进水了，一点弯不拐。不过说良心话，这两千块咱们压根儿不该要，孩子好好的，诈人家，亏良心啊！”奇巧说：“照嫂子这么说，我也是亏良心喽？”她说：“不不，这您就多心了，您不是为俺好吗？”奇巧说：“不是我要数落嫂子，你穷到这一步，啥原因应该知道。”她说：“啥原因？还不是因为咱穷，孩子上学少，他爹老实——少才没用。”奇巧说：“一锅清水煮干了，任啥没有。要是撺进去一只老鼠，咋说也得有些肉腥味。”她笑说：“他姨说得难听！”奇巧问：“虎玲前些年日子好不好？”她说：“前些年她穷得一溜棱，别人都是脱了裤子见屁股，她是穿着裤子见屁股，里头连个裤衩都不挂，啥黑的白的都看见了，虎玲屁股上长红记那可是人人知道。那个寒酸劲呀，实在叫人不敢抬举。那年夏天她闺女得了痴呆症，我领她到县城找偏方，跑了大半天，浑身流汗，渴得喉咙眼冒烟，她手里拿十块钱，结果连三分钱的冰棍也没舍得买一根，人家说那是整钱，不想拆。那时候她的日子还不胜俺！”奇巧问：“这几年呢？”她说：“这几年人家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，那真叫红火！”奇巧问：“啥原因？”她弄不明白，道：“人家台湾那叔有钱，妹子又嫁了有钱男人，运气好呗！”奇巧说：“台湾她叔的钱是哪儿来的？还不是昧俺公公的！”她点头道：“常说外财不发命穷人，可偏偏发了人家。”奇巧问：“你知道她妹子咋样嫁的玉谦？”她说：“我不待见管别人的闲事，管多了头疼。”奇巧说：“女人来世上不管点闲事，那不叫女人，糊里糊涂一辈子，是非不分，二八半吊子都敢把你当傻瓜！”她说：“您这话说得不假。我长五六十，还跟傻子样，少心没脑子，心里向来不挂事，叫人耍笑。”奇巧说：“不挂事说明你糊涂！社会糊涂，老百姓少吃没穿；人要糊涂，那是非穷不行。”她点头说：“我一天到晚白水煮萝卜，少油没盐。”奇巧提醒她：“你也该想些别的事情了。”她说：“心里乱糟糟的，想不到。”奇巧哼了声，说：“想想，或许就不穷了。嫂子，人看有钱的，狗咬挎篮的，你就这样可怜兮兮穷一辈子？”她说：“谁不想富呀，可富总得有富办法吧？”奇巧说：“云良都二三十岁了，也不想给他娶媳妇？你好脾气！这叫啥？这叫枪头不快折断枪杆，让人替你